

## 厚幕掩蓋了驚雷

佇立在窗前，一九七八條地在子夜飛奔公路上的一束光亮沖擁給一九七九，除了剎那的閃帶搶現，黑夜還歸沉寂；七九年開始的第一個清晨，披衣出遊，深冬的晨風畢竟仍自寒透人心。讀畢『傷痕』，讀畢『於無聲處』，讀畢傷透了中國人民心魄的『今日的故事』；尉天聰會說台灣的『現代文學』是『幔幕掩不了穢垢』，今日的廣袤中國大地卻是厚幕掩蓋了薰霧，聽這連珠轟响的驚雷，那些人慌忙找了一個不很巧妙的藉口：『社會主義的悲劇』。

當真是『社會主義的悲劇』嗎？中國實現了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有可能由一夫獨霸，奸宄三四而把持得住嗎？那些人只會如是說：

『在內容方面，這些作品從實際生活出發，通過戰友關係、師生關係、家庭關係、愛情關係，從人的生活遭遇和性格變化，有血有肉地寫出了『四人幫』給予人民的精神創傷，寫出了冤案，錯案給人民造成的禍害，寫出了發生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的悲劇。』

中國人民何其委曲，又何其慧黠地運用了一時的政局缺口，衝出了心坎的怒火，這簇簇怒火，現時仍得看舊日官僚劃出的局限去點燃，譬如在『於無聲處』一劇，主角口中還得聲聲：

『一媽媽說，她三六年參加革命是橫下一條心，提着腦袋來的，我們今天參加革命，有這個決心嗎？豁出一切去，保衛黨，保衛毛主席，保衛周總理！』對掠奪一切政治利益，視人民如草芥不如的官僚層還得誓言保衛，還得宣播所謂『四人幫』時期與整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正統可以

必須分開的觀念。主角的人格／人生最高情操／志願只在遞入黨申請書，營鑽入去那個官僚層去受火獄的煎熬，這才是今日中國人民真正的至哀；認同政治位格的夢苦難醒，由毛澤東玩弄開來的把戲——人民中國的人民不可以進行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無條件民主，中國解放得由先鋒的共產黨完成——繼續玩弄。而『先鋒』的共產黨內有經科學論斷的走資派，有叛徒和特務，有工賊和陰謀家，有新生資產階級份子和封建復辟主義，有這樣的左傾和右傾。總就是沒有人民，沒有法制，沒有人權；只有空言和謊言。

悠悠將近卅年前解放了的『新中國』所發生的事，比諸中國封建時代的苦難不遑多讓，與國民黨都是一個業身化映出來的兩片黑影。共產黨與朱元璋同出一個坯胎，都是興文字獄的能手。嚴格來說，卅年來的『新中國』作家給嚇破了胆，沒有人再敢造次，視諸今次所謂『文藝第二春』的時節，卅年代詩人田間與王辛笛寫出了甚麼樣子的詩作：

一座高峯由您造，萬仞風光正無限  
——「高峯」，悼郭沫若·田間  
自信天定由人定，勞動花開改舊顏  
——「聽水吟」·辛笛

這已不是平淡無奇，千人一面的問題，共產黨人向來對作家的自由心靈感到懼怕，在他們橫霸的國度裡，不喜歡任何不受控制的事物；包括文字。所以，卅年代掘起的作家群在紅色政權底下萬馬齊瘠，與延安有關係的作家更首受打擊，當年的『文藝沙皇』周揚砍殺文壇，代毛澤東樹立黨威，今朝又重掌兵符，哪些心靈會得到網外解放？『無聲』一劇作者透露：『你喜歡寫作，這很好，可現在還不是寫東西的時候。不過，你一定要加倍地注意觀察，越是在這種時候，各種人

的真實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徹底。你全都記下來，將來，會有用的。』上段說話是作者宗福先在一篇自剖創作『無聲』一劇的文字內抽出來的。雖然作者表示該段話出自引發創作是劇的陌生人之口，但毋妨當作一段今日中國作家對『時代與寫作環境』的認識底心坎話，也是一份平凡但苦痛的堅持精神。現代中國大陸的文學並不是不存在，它早已披露於海外大陸青年及前紅衛兵的刊物上，也經由陳若曦的身受式創作而獲得海外華人讀書界及西方學界的重視。不容忽視的卻是，自文革以來，無數比『無』『傷』一類作品更為出色的『大陸地下小說』和『地下詩詞』，早以如怒海之狂風，湧現在大陸深夜萬寂的燈下人手上，這些不以『社會主義的悲劇』為解說的作品正是今日中國人靈魂的見證，也是明日中國文壇面貌的預告。

無論如何，全中國的人民均樂於見到新一代的號角早給桎梏日久的現代中國文學戰綫，吹響第一遍既雄且壯的進行曲；銅管儘因器舊而沙啞，但還是自由的鳴奏，它撥動的共鳴振幅將無可比擬。在香港，不少人爲了兩個不相干的論題，大動筆墨；無論何時，作家都不輕易揚棄對社會的責任——作品給予社會的撫慰和振奮——任何作家所得之與生命共重的行爲。現在，我們見到了，見到文學予社會／予民族是何等的需要，它煥發了創傷過的心靈，再次體認生命存在的莊嚴。今日中國大地上的最強者：大字報、詩詞、小說正以無比的力量，震撼屈人風節、殘人體膚的統治者，請珍惜這個時機，不要被所謂『禁區』所嚇窒。雖顛沛其何傷，請再接再厲。

大概是時候了，把要抖的都抖出來吧。厚幕掩不了炸將起來的驚雷。

若 涅

# 任 寫